

在艺术百花园中，漫画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弊，成就一道既辛辣又鲜活、既通俗又深刻的独特风景。新时代，如何充分发挥漫画的作用？不久前，由《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讽刺与幽默》报社联合主办的“一画胜千言——新时代国际漫画创作与传播”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召开，随后《国家人文历史》策划了“漫画·小格子·大世界”专刊（封面见图①）和“当代漫画博主接力共创致敬中国漫画100年”“用画笔战斗——上海漫画宣传队的抗日远征”（海报见图②）融媒体产品，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探讨百年漫画的发展。

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漫画取材于生活，接受度高、渗透性强，易于形成更广泛的传播。能够将深奥的道理或复杂的现象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的特质，让漫画可以轻松跨越语言障碍、文化隔阂，引人共情共鸣，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国家人文历史》专刊所呈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漫画在中国虽然不过百余年历史，却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与近现代报刊业相伴相生，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传统，肩负起独特的责任与使命。

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发表了由革命者谢缵泰创作的《时局全图》，以鹰、熊等分食中国的比喻手法，揭露当时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警示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作品引发强烈反响，不断被中外报刊发表。自此，漫画以揭露、批判、讽刺的面貌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很快成为独立画种。大量讽刺漫画见诸报端，题材十分广泛：有揭批官场腐败、政治卖国的，有针砭社会恶俗、人性丑陋的，打破了中国2000多年帝制时代绘画不介入“国事”的禁忌，起到“视觉启蒙”的作用，同时奠定了中国漫画艺术的创作基础和走向。

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漫画在动荡中被淬炼。1918年，第一本专业漫画刊物《上海泼克》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明确了“三步责任”：第一，即当警惕南北当局，使之同心协力，以建设一强固统一之政府；第二，即当竭其能力为国家争光，务使欧美人民尽知我中国人立国

百年漫画 与时偕行

刘曼华



之精神未尝稍逊于彼；第三，即在调和新旧，针砭末俗。铿锵有力的语言，正是中国漫画先驱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以漫画为武器推动社会进步、承担历史使命的写照。

抗战时期，中国漫画中断了相对平稳的发展状态，迅速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中。《国家人文历史》专刊《当画笔成为刺刀：抗日硝烟里的“漫画战争”》一文，从《救亡漫画》《抗战漫画》《抗战画报》等抗战漫画刊物的相继诞生，到上海漫画家自发成立漫画界救亡协会并组建漫画宣传队，全面展现了漫画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也让漫画前辈们“为国家民族利益敢于担当、敢于战斗”的不朽丰碑愈

发清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漫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抗美援朝时期，人民日报非常重视漫画的宣传作用，时任社长范长江亲自组织漫画家进行“国际漫画”创作，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漫画”的发展。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华君武将这类聚焦内部问题的创作正式命名为“人民内部讽刺漫画”，促使漫画的讽刺批判由过去的敌我性质转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型后的新中国漫画，在颂扬新社会、批判旧思想、宣传党和国家的新政策等方面，发挥了其他画种难以比拟的作用。改革开放后，1979年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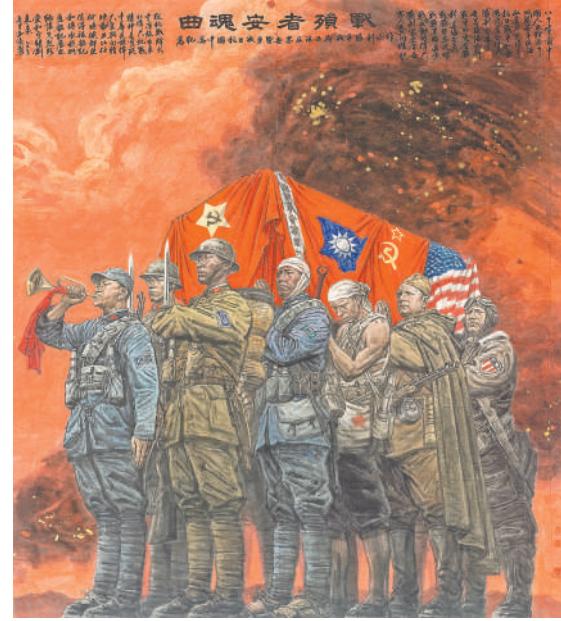
人民日报社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讽刺性漫画报纸《讽刺与幽默》，带动了各地大大小小报刊漫画的发表，使漫画融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

中国漫画百余年的历史，写满了责任与担当。它与时代同频，与国家命运共振，成为表达中国立场、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如今，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各媒体报刊重新重视漫画“一图胜千言”的功能，通过“国际漫画”加强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比如，《人民日报》推出国际漫画线上栏目“漫漫评”、中国日报聚焦全球会议举办“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漫画插画大展等，力求为国际宣传开辟一条新路。

漫画反映着时代，时代也在塑造着漫画。随着网络、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年轻人对“漫画”的认知已经远离了“漫画的本质就是批判”的传统内核，跨越到了故事漫画、插画、动画、文创、电子游戏等更广泛的领域。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对漫画发展而言既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如何发挥漫画应有的社会职责？在一画胜千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积极探索路径：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守住漫画幽默讽刺的灵魂，展现鲜活的时代生活，又要避免符号化、套路化、浅表化表达，强化艺术构思与表现力。优秀的国际漫画作品，既要重视时效性，还要重视对文化议题的挖掘，尝试从文化视角创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漫画品牌和漫画形象。在对外传播中，漫画创作需与国家立场保持一致，对国际议题进行恰当的揭示与分析，同时尊重文化差异，提升内容的跨文化适应性。若能通过漫画展开多方联动，积极与各国漫画家开展双向交流，将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中国漫画的传统不能丢！漫画的社会职责不能弃！新时代更需要漫画家充满勇气与担当，继承漫画优秀基因、拓宽漫画创作之路，让这一承载着百年责任的艺术形式，在守正创新中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谈艺录

在气势恢宏的胜利日阅兵中，我们更懂和平珍贵。“九一八”将至，在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中，我们铭记历史的警示。

冯远

八秩春秋忆峥嵘

每逢与抗战胜利纪念日相关的重要时间节点，我都会查阅很多资料，挖掘这段历史深沉的内涵，并以绘画镌刻民族记忆。1985年，我创作了《保卫黄河》三部曲，以《百年家国耻》《义勇军进行曲》《北定中原日》三幅组画再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图景；2015年，我以水墨的形式创作了《胜利日》，通过一位八路军战士面向东方、迎着黎明吹响号角的场景，寓意祖国迎来光明。今年

又逢抗战胜利80周年，年逾古稀的我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层的认知，希望以更加深沉内敛的画面向千万万英烈表达缅怀与敬意！

回望14年抗战史，中国付出了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沉痛代价。在众多牺牲者中，名留青史者是少数，更多的是前赴后继为抗战献出生命的无名英雄。尤令我触动的是中国青年军和娃娃兵的事迹——那些刚毕业的学生，还有甚至不及步枪高的孩子们，未经正规的军事训练便冲锋陷阵，以稚嫩生命迎向炮火……这场战争必须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世界仍不太平，作为画家更有责任通过作品让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因此，我决定创作《战死者安魂曲》（见上图），以象征与隐喻相结合的手法，超越具体历史事件与写实场景，构建出具有普遍意义、引人共鸣的情境。

艺术构思上，我突破对当时简单掩埋牺牲士兵的真实描绘，通过“送葬”这一仪式营造庄严肃穆、具有仪式感和艺术张力的情景。大量查阅资料后，我参考当代杰出人物的葬礼以及中国北方农村丧葬传统，采用抬棺行进的形式展开艺术表达。我反复修改构图，最终以纪念碑式的造型来强化画面的感染力和力量感。

为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我从国际视野回顾、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奋斗历程。抗战时期，有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有苏联红军、美国飞虎队等支援中国抗日，很多军人在这场战争中殉难。在画面上，吹号者、持枪敬礼者、抬棺者共同组成庄重的仪式结构，他们中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包括游击队、武工队，还有国民党军、苏联红军、美国飞虎队。其中，走在最前列的是一名吹号的八路军战士，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其后两名军人行军礼，再后面的人抬棺椁，棺椁铺展来自这几方面力量的旗帜，以示对它们所作贡献的深深敬意。

视觉营造上，我以仰视视角塑造人物群像，突出表现他们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神情、不屈的意志。为让人物真实可感，所有的服装、武器、臂章等细节，我均严格考证。同时，画面背景以象征性的红色烘托，既寓意硝烟散尽的历史记忆，也传递出对当下的警示意涵。

对于画作命名，我也想了很多，但都不太满意。直到有一天，我受冼星海《黄河大合唱》、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启发，将画作命名为《战死者安魂曲》——“战死者”指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人们。这既是对民族苦难的回望，更是面向国际社会的呼吁，希望各国以史为鉴，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丹青妙笔绘西藏华彩

沈开运



现力和震撼力推向了新的高度。可惜的是，正值壮年的画家还未实现全部构想便因积劳成疾倒在了画案前……

如今，随着交通更加便利，美术家们前往西藏地区的写生愈发频繁。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一支名为中国高原画派的艺术名家采风团，刚从阿里顺利返回拉萨，他们历时半个月，行程超4000公里，通过切身感受用画笔记录下西藏的发展新貌。

作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西藏是中国美术创作的富矿。经过几十年发展，随着西藏美术家群体的崛起和各地美学家的广泛参与，西藏题材美术广受关注，“蓝天净土·高原画派”不断成长壮大，其作品多次应邀到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近年，西藏美术进国内其他地区、国内其他地区画家画西藏的展览接连不断，美术交流更加深入。这种双向互动，既推动西藏本土美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使创作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也开辟了美术创作审美新境，比如在色彩上变“混沌凝重”为

“高灰明亮”，笔法变“塑造”为“抒写”，内容从小桥流水转为大漠长河，风格化文人雅气为雄浑大气。

数十年来，一代代美术工作者行走高原、深入高原、表现高原，深刻感受藏族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造化和自然的魅力，以艺术创造镌刻这片土地的永恒记忆。这些绘画洋溢着高原人民崇尚自然、追求美好生活的纯朴刚毅，折射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和生机活力。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由衷相信，60年的持续投入、60年的厚积薄发，西藏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时代发展砥砺艺术创新。随着“国家一流艺术家西藏题材创作工程”等艺术文化工程项目持续实施，西藏题材美术创作会更加深入、更加扎实、更加触动人心，以新时代的宏大气象谱写雪域高原的华彩新篇。

（作者为西藏自治区文联原党组书记）

上图为潘缨、崔亚鲁、王旭冉、王元中国画《幸福西藏》。

山水画的“变”与“不变”

罗一平

观物”的作品，方悟这份共鸣源于他对山水画“变”与“不变”的洞察——无论笔墨语言如何变化，都始终守着“写山水精神之性”的内核。

10年前，我任广东美术馆馆长时，策划推出了“大道之道——赖少其诞辰百年作品展”，以广东美术馆全馆展示空间，为这位20世纪杰出艺术家铸造就宏大大师殿堂。而今两馆两场展览，以10年期的遥相呼应，成为解读中国山水画“变”与“不变”的最佳注脚。

初遇赖少其的艺术是在1980年的大学时代。我从黄山写生归来，正踌躇于山水画课程的作业是以传统语言绘制还是以当代语言创作时，偶见赖少其画的鼓浪屿——那种用笔墨捕捉物象呼吸的观察视角和传统与当代相结合的笔墨语言，竟与我对黄山的体悟不谋而合。我借鉴其法完成作业，作品获全班最高分并留校。“赖少其”这个名字从此深植我心。今日在“造化为我”展厅，面对赖少其众多“以心

既冲突又和谐的新结构”。这种“不变”，不是对创新的束缚，而是让创新有根可循的根本保障；这种“变”，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的必然路径。其生命最后几年的作品，则是赖少其艺术“变”与“不变”的终极融合：笔墨形态因疾病而“变”，但“写生命之真”的内核从未变。这份在绝境中张扬的生命意志，是山水画最本真精神的显现。

从“大道之道”到“造化为我”，两场展览跨越时空，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理：山水艺术的传承，从来不是“不变”的复制，也不是“变”的狂欢，而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找到平衡。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国书画家更需读懂这份平衡：要有“变法”的勇气，用当代语言激活传统；还要有“守根”的清醒。唯有如此，中国山水画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既保留东方的精

神特质，又具备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既承载过去的文化记忆，又开启未来的艺术可能。这便是赖少其留给我们的关于山水画“变与不变”的最深层思考。

下图为赖少其中国画《清凉台晚凉》。



▲杜洋版画《匠心铸新高》。
本版邮箱：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徐红梅 吴艳丽
题图设计：蔡华伟

